

劉顯世任貴州督軍始末記

張鏡影

中外雜誌社主持人王成聖教授，獲有民國初年貴州督軍劉顯世像片一幀，以余為黔人，問其事略，因述記憶所及，撰此以塞責。

子繼父職帶兵起家

劉顯世，號如洲，貴州省興義縣屬下五屯人，其父劉統制於咸豐末年，因苗回之變，雲貴總督勞崇光督辦軍務，札委為靖邊營管帶，負責平定興義縣及雲南省沾益縣暴亂。以是擁有鄉兵三百餘人。清朝之管帶有似現今之營長，其下轄四哨，每哨有三隊，隊轄四棚，棚為十六人。哨官似今連長。統制死，顯世繼任其職。民國前四年，貴州巡撫龐鴻書裁綠營，設練軍，委任顯世為貴州西路巡防營管帶。管帶部仍設於其家下五屯中。

龐鴻書任巡撫之時，先兄張百麟創貴州自治學社，乃東京同盟會之支部。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將發動之前三月，香港統籌部命自治學社組織革命武力。而向所吸收陸軍小學堂學生素多激進分子，新軍中已預伏有革命同志風聲漸露，會龐撫台鴻書告老，沈瑜慶繼任，用耆老郭重光

分散力量之策，將駐防貴陽及長寨縣防軍調駐仁懷縣，留省之陸軍小學學生及駐省之所餘新軍，則今日必實彈射把，藉此耗其所領之槍彈。又急調西路巡防管帶劉顯世率其所部子弟兼程赴貴陽。編所部為兩大隊，第一大隊長為王文華（號電輪，作者曾撰王文華傳，載革命先烈先進列傳，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出版），袁祖銘隸其大隊為隊官。

王文華乃顯世之甥，第二大隊為劉如淵，顯世之堂弟也，顯世率部至鎮寧州（距貴陽二百四十里），而沈瑜慶已為張百麟所迫，交出巡撫印信，宣布貴州反正，張百麟任樞密院長，趙德全任都督，實行軍民分治。顯世至此進退無據，皇然不知所措，而主持反正諸人，與顯世素無交往。惟王文華前在貴陽肄業優級師範選科時，與自治學社有相識者，遂單騎入貴陽謁張百麟，輸誠自治學社，加盟同盟會貴州支部。顯世乃得率兵入省垣，張百麟建議軍政府，任劉顯世為西路巡防營統領。給械五百枝加以整編。

辛亥前後滇黔局勢

先是紫雲縣及區坦山苗變，清巡撫沈瑜慶派管帶胡錦棠往剿，因偵悉自治黨將舉事，將胡錦堂所部調回貴陽。及百麟任樞密院長，派人往撫，苗民切望百麟至，調停新墾地免糧稅事，百麟率新軍一營巡撫西路，布告免征新墾田土三年之稅，三年後，十年內征稅減半，苗民大悅。此時貴陽雖有統領黃弗卿鎮攝，其革命新軍，已開拔援武漢，僅餘兵一排任統領部守衛，餘惟顯世兵兩大隊六百餘人，胡錦棠兵一營。貴陽者紳郭子華戴勸（君憲黨人）見城中自治黨軍力薄弱。會雲南蔡都督松坡命唐繼堯率兵三團援武漢，假道貴州，戴勸、郭子華、熊鐵崖、張彭年等陰議勾結唐繼堯奪取黔政，顯世附其議。滇軍至貴陽，全駐城外，成包圍之勢。百麟聞滇軍至，急返貴陽。甫至田家巷已宅，胡錦棠嗾使防軍圍田家巷，百麟衛隊長彭爾堃禦之，戰死。正危急間，新軍統領陳蘭蓀（守廉）率新軍第一營至，圍解，保護百麟舉家出威清門，第二營亦隨至。黃弗卿則為亂軍綁一人，偽稱搶何東山家之土匪，請黃統領法辦，弗卿出，舉槍擊死之。滇軍夜襲南廠新軍及陸軍小學，殲二百餘人，共生擒百餘人，唐繼

堯令帶至螺獅山，悉以機槍掃射殺死之。掘大坑埋於螺獅。顯世勸都督趙德全中立。趙德全尋遭滇軍刺殺。

唐繼堯自稱貴州都督，劉顯世則由繼堯邀請出任貴州撫軍使。民國二年冬，袁世凱調滇督蔡松坡至北京任全國經界局總辦，授將軍銜。以唐繼堯繼蔡松坡為滇督，補劉顯世為貴州督軍。

劉顯世與王文華間

袁世凱鑑於各省督軍，大多係各省反正時握有兵權之本省人，調動則發生兵變，遂用楊度（號哲子）朱啓鈴之建議，仿漢初制，郡國並存，國王世襲，非劉氏之子孫不得為之。郡相則由中央簡派相以治理民財兩政，輔佐國王。袁世凱納之，授意倡軍民分治。於是袁世凱簡派各省巡按使（即後之省長），劉顯世之得任督軍，出自郭子



民國初年任貴州督軍時的劉顯世。

華（重光）戴戡之謀及奔走之力。而劉在袁世凱心目中之重量，不及唐繼堯，因請唐繼堯向袁推薦巡按使名單，郭子華列首名，戴戡第二名，時戴在滇，以重金賄譯發電務員，將戡列名在郭子華之前，命下，郭子華派之熊範與張協陸等均不值戡之所為，互相傾軋，顯世居間調停，迫戡辭巡按使，袁世凱遂派龍建章為貴州巡按使，任可澄為雲南巡按使。戡以是怨顯世。而建章承袁意旨，遇事輒厄顯世。顯世不能自安，頻向袁表示求去。旋帝制議起，世凱不欲調動疆吏，致阻帝制之進行，反籠絡顯世，加將軍銜，錫封子爵，故雲南宣布討袁，而貴州遲一月者，蓋顯世名雖意存觀望，實為持重之策。奈其甥王文華王伯羣與蔡同聲氣，而兵柄又握於文華手中，不得不分兵兩路援川湘，使戴戡領熊克成一旅入川以助蔡松坡聲勢，王文華一師入湘禦北軍盧金川之入侵，藉此將怨於己者，屏出貴州，然後以其弟劉如淵為武力中心，整編游擊軍，厚其力以對付戴戡及王文華，而顯世之於民國九年被兵逼下位，實兆因於此時矣。

黔軍入川自相殘殺

劉顯世就督軍後，編王文華為第一師，文華設講武堂於貴陽，以其妹婿何應欽為校長，何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，訓練純探德日式，而文華所部團長亦均係軍事學校出身。第二師則為劉顯濬主持，亦設軍事幹部訓練學堂於黃草壩（即與義縣之別名，因其地盛產中藥用之黃草得名）然其訓

練則為清末新軍之操課，所部為易榮黔王小珊（號華裔）均清末之管帶哨官之流，黔人以新舊兩軍名之，而此兩軍互相猜忌。劉王因此裂痕日深。顯世自陸建章去後，自兼巡按使，旋改稱首長，張協陸長財政廳，熊範與任貴州銀行行長，何麟書任黔中道尹，陳廷策為秘書長，郭子華為顧問，對王文華餉糈作梗，文華忿無所洩，縱傷兵搗財政廳，要求公布歷年收支，張協陸惶怖而服毒自殺，陳廷策脅行為暴徒狙擊，彈入於背，伴死得免，張彭年為張協陸之弟，時任省議議長兼南明中學校長，亦潛遁。劉王舅甥之間，已若水火。會川事急，黔軍與熊克武軍戰於合川璧山兩縣間，黔軍迭見挫敗。王文華時已擢任黔軍總司令，文華至陣前，起用袁祖銘為前敵總指揮，連戰皆捷，遂下簡陽，再克成都，文華即命袁祖銘回部仍任總參議，袁王自此亦裂痕顯露，袁祖銘藉病乞假赴京滬就醫。而王文華竟於此時通電揭王文華十大罪狀，且主張取消黔軍總司令部，由督軍直接指揮。適川軍熊克武劉成厚等聯合驅逐客軍，黔軍失守黃角，全軍撤退回黔，王文華令第一師長盧燾代總司令，率師長胡瑛、谷正倫、張春浦回黔，王文華藉養病東下，赴上海，臨行會議，命谷正倫率兵接桂，時國父正驅逐陸榮廷莫榮新電令王文華赴援。其餘駐黔北，待機入川。民國九年十一月己卯日夜半，孫勤樑下令所屬各連，以一連包圍督軍署，以一連趨馬棚街解除巡防營武裝，一連警戒各街口，一連分別捕殺熊範與、郭子華、何麟書三人。熊範與方就寢，兵衝入捕之，範與啓箱篋出黃金白銀示捕卒曰：「活我盡以予汝」，卒曰：

「殺汝後，黃白仍歸我有」，立開槍斃之。郭子華已寢，捕卒給之曰：「督軍有密事待顧問商決」，促之行，行至北門，牽就屠案，若斬豕然。何麟書匿鄰家廁中，搜之不獲，捕卒曰：「要犯脫逃，營長得勿疑為賈放」？遂執麟書幼子及其兄之子駢戮之。黔人至今談及此事，無不惡其殘忍而非人也。劉顯世遂於次日晨通電解職，由盧燾代行省長職務，孫劍峯乃撤去圍兵，劉顯世僅帶衛士數名攜眷西行，旋赴昆明養病。



本文作者張鏡影教授近影。

刺王案與袁祖銘

王文華赴上海，被刺死於一品香，人皆疑袁祖銘謀之也。文華死則黔軍羣龍無首，袁乃易返黔，故此袁不能遠嫌焉。谷正倫仍遵令率師援桂，國父任之為討陸黔軍總司令。袁祖銘遂謁吳佩孚、靳雲鵬，斬以袁能分化西南革命勢力，牽制國父督師桂林之北伐。給款二十萬元。袁祖銘至武昌組定黔軍總指揮部，藉劉顯世名以號召人心，允入黔後，實行軍民分治，劉顯世任省長。及袁祖銘師次洪江，團長王天培派營長傅晉廷率兵迎護。與寶旅旅長居仁部小有衝突，寶部團長毛以寬已繼王天培、彭漢章各團長後，通電迎袁。袁祖銘入貴陽。一面伴電催劉顯世來黔，一面又嗾使黔省紳著及各團體通電主張軍民一元制，擁袁兼省長，劉顯世知受騙，乃飭其侄劉昇昌保其旅之實力，固守盤江八縣，勿輕易出盤江，免被袁祖銘吞噬。劉袁至此交惡。

滇唐繼堯此時就國父所任命之建國聯軍大元帥職。唐原視貴州為雲南之附庸，見袁祖銘傾心事吳佩孚，而吳又特撥漢陽兵工廠新械兩師，隱以西南重任相寄。唐繼堯以臥榻之側，不容他人鼾睡。遂令其弟唐繼虞率師長張汝驥，游擊司令吳學顯（係招安之滇西土匪），伴言假道安龍縣入桂討張開儒、范石生、楊希閔。陰實佔據貴州，藉擁劉顯世入黔任省長為名。滇軍入盤江，逼旅長劉昇昌所部為前驅，滇軍用強行軍，日行百里，直逼安順，距貴陽僅一百八十華里，袁祖銘倉卒應戰，一再潰敗，遂退入川邊西陽秀山，仍稱黔

軍總司令。滇軍進貴陽，劉顯世雖就省長職，劉加淵（顯潛）任全省清鄉總司令。然劉顯世在滇人牽制之下，一籌莫展。滇軍駐防之處，敲詐富戶，勒餉錢糧，雞犬不寧，人民挺而走險，嘯聚山林，致符符遍地，頗有怨劉氏引狼入室者，然知其內幕事者，劉顯世乃被挾持，身不由己，頗能諒之。劉顯世在省長公署，日以書屏聯以遣閒，凡求者僅須將宣紙向傳達室登記，無不應者。

滇軍被逐劉氏告老

袁祖銘入川後，吳佩孚正助川將楊森、鄧錫侯攻熊克武，派袁祖銘為前敵總司令，唐繼堯欲消滅入川黔軍，派軍長胡若愚率招安之土匪吳學顯接川，混戰逾年，袁祖銘卒將胡部驅逐出川，吳佩孚以袁祖銘功高，請升上將，並以袁祖銘為川黔邊防督辦，開府重慶，以周西成為會辦，駐赤水，佔有黔西北遵義、桐梓、仁懷、黔西之大定、畢節、威、水城各縣，人民安堵，雞犬不驚，黔中人民避居周之防地。會顯品珍、胡若愚軍被逐回滇，迫走唐繼堯於廣西，繼堯調唐繼虞軍赴廣西，以圖復位。滇軍遂全部退出貴州，取道獨山入廣西，劉顯世於唐繼虞離貴陽之前一日，藉名巡視西路，通電以老卸職，即回其下五屯故居，旋赴昆明。從此遠離政潮，十六年病逝昆明，黔人皆知其為忠厚長者，在位無效財之行，苛民之政。其子劉剛吾還都時任內政部參事，作者於民國三十五年晤之於南京，亦循循然有君子風，其孫劉達人現任駐賴索比亞國全權大使，古人云，忠厚之家，必有餘慶，信然！